

我們打衝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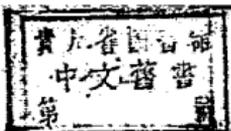
第 171 號



劇 報
集 告

作競尤

J
1021211
1



我們打衝鋒

(報告劇集)

尤兢作

抗戰戲劇叢書之三

漢口

大眾出版社

1938

我們打衝鋒

目錄

省一粒子彈.....	一
我們打衝鋒.....	一三
以身許國.....	三三
通州城外.....	四三
雪裏紅.....	六三
給打擊者以打擊.....	九三

省一粒子彈

人：難民

老難民

難婦

記者

黑衣人

行人甲

乙

丙

時：「八一三」後的幾天內

地：上海

景：街頭，一個公共茶桶邊，兩三個難民在拼命地喝茶水。弄堂口擠滿着

難民，和婦人小孩。

難婦（抱着孩子）阿困，阿困！

老人 怎麼樣？

難婦 小阿困餓壞了！

老人 唉，怎麼辦呢！你的奶水還是一點也沒有麼？

（難婦搖頭。）

難民（在茶桶邊）給點水他喝喝吧。（倒水來餵）

老人 謝謝你！……呢了沒有？

難婦 這麼小的孩子，那兒會喝水呢？

老人 唉，怎麼辦呢？

記者（走過這兒）你們是那兒逃來的？

老人 先生，我們是虹口。

記者 才逃出來麼？

老人 開火那一天沒有逃得出，在家里躲了幾天幾夜，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昨

天東洋亦老放火燒房子了，方才從炮火底下爬了出來。

記者 能夠逃出來，總算好了。

難民 先生，逃是逃出來了，可是生活怎麼辦呢？

行人 你們可以到難民收容所里去。

難民 去過了，擠不進去。

記者 現在戰事剛發生，亂得很，收容所還是不多，過幾天總有法子的。

老人 先生，可憐呀，東洋亦老真黑心！我的兒子，小阿國的爹，逃在後面給

東洋兵追上來一刺刀，就死了！唉，連叫我一聲爸爸都沒有叫出來，就

就……(哭不成聲)我回過去，想救他，救我自己的兒子，東洋兵一刺刀，就，就……(捧着糊口)

行人 (嘆息)唉！

記者 伯伯，你不必太傷心，好好兒養養這孫子吧！(對難婦)你們爲什麼不早點搬家呢？

難婦 我們早就想搬家的，賣燒餅的小三子勸我們不要搬，我們就……

老人 媽的，全上了小三子的當！

難民 小三子這傢伙的娘舅跟東洋赤老有來往，他看見人家搬家，就說不要緊，不必搬家，還說中國兵怕吃敗仗，不敢開火的。

行人 哼！中國兵不敢開火？現在開火了，而且是我們打勝了！

記者 你們不應該相信小三子這樣的人，早點逃出來就好了！

老人 是呀，我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東洋赤老吃了敗仗就放火，現在虹口快

要打平了！

（行人圍着看的聽的漸多，一個穿黑衣服的人擠進來。）

黑衣（問行人乙）虹口打得怎麼樣了？

行乙（指難民群）他們才從虹口逃出來，你問問他們看……

黑衣 你們什麼時候逃出來的？中國兵打到那兒了？

老人 虹口快打平了。中國兵就要把東洋兵打光了。

黑衣 真的麼？這樣快？

行甲 匯山碼頭搶過來了，東洋烏龜只能跳黃浦了！

黑衣（問難民）那末你們爲什麼還要逃出來呢！

難民 東洋人見房子就燒，見人就殺，把我們的衣服剝了去，他們自己穿了逃

走……

記者 我們大家要留心東洋烏龜混在難民淘裏！

(各人互相對看。)

難婦 (看手裏的孩子) 阿囡，阿——囡！(哭)

老人 (含淚) 死，死了麼？阿囡——！

難婦 (大哭) ——！

老人 死，好，阿囡，你死在娘懷里，總比給東洋兵打死的好！(難婦拋下死

孩，走。)

老人 阿囡娘，你那裏去？

難婦 我也不要活了！我跟東洋赤老拼命去！

老人 阿囡娘，你還年輕，我去吧，我這條老命，反正是……

行人 (拉住) 你們這樣有什麼用呢？

老人 (瘋了一樣) 我要去替我兒子孫子報仇！

行人 我們的軍隊打勝了，替大家報仇！

老人 我要報仇！報仇呀！（跌倒）

難婦 公公！公公！

衆人（同時）唉！（圍攏去）唉，死了，昏過去了！

（黑衣人乘勢放點東西在茶桶裏。）

難民 倒點水灌灌他吧？

衆人 快，快點倒水來！

（黑衣人閃在一邊。）

（難民正要倒水，行人丙跑上來阻住他。）

行丙 慢慢兒，這水不能喝！不能喝！

衆人 爲什麼？你見死不救麼？

行丙（指）他，他……

黑衣 啊，飛機，飛機來了！

(大衆抬頭看，黑衣人想乘機逃走。)

行乙 沒有飛機。

行丙 (一把抓住黑衣人) 漢奸，打漢奸！

衆人 呀——！漢奸？

行丙 近來不是常常有漢奸下毒藥麼？他放了毒藥在這茶桶里了！

衆人 真的？

黑衣 沒，沒有……

行丙 真的，他剛才放毒藥在這茶桶里，給我看見了，他就造謠言說飛機來了，想趁空逃走……

黑衣 呃，一隻鴿子飛過去了，我看錯了是飛機。呃，你老兄也別看錯了，我是好人，呃……

行丙 (一記耳光) 老子就看出你是漢奸！

衆人 打，打死漢奸！

記者 慢點，不能隨便打人！我們先搜搜他身上，看有沒有漢奸的證據！（搜身上）一個日本銅板！

衆人 東洋銅板，這是漢奸的證據！

記者（搜帽子里沒有什麼，扯下腰帶上一條毛巾。）這上面有一個紅綠的日本字！

衆人 漢奸，他一定是漢奸了！

記者（罵）你這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你這漢奸！你這比狗也不如的東西！你的父母不是中國人麼？你的祖宗不是中國人麼？你爲什麼要做漢奸！你說

呀，爲什麼做漢奸？

（黑衣人低頭不語。）

行甲 說呀，爲什麼做漢奸！

記者 你這人，爲什麼好好的中國人不做，貪圖幾角錢，就做這種黑良心的事

情。吶！

行丙 先生，同這種不要臉的人，有什麼話說呢！

難婦（把孩屍扔上去）你這沒爺娘養的絕子絕孫的胚子！

衆人 打呀，打死漢奸！（大打）

記者 不要打，諸位，不能打！

衆人 打，打死這萬惡的漢奸！

行丙 他也是漢奸，漢奸的同黨！

衆人 打，打！

記者 諸位，我，我是××報館的新聞記者，諸位靜一靜，聽我講一句話：這
個是小漢奸，往茶桶里放毒藥的小漢奸，一天只有幾角錢的起碼人！我
們先不必打死他，我們要審問他，要他招口供，從他身上找到漢奸機關。

找出大漢奸來！

衆人 槍斃他！

記者 我們先把他交給警察，他假使不招口供，再送去槍斃！（拉）

衆人 槍斃漢奸！

（漢奸被拉走。）

難婦 （追上去，跌倒，在地上一口咬住漢奸的腿。）我要咬死你！

衆人 （拍手同聲）好！咬死漢奸！省一粒子彈去打日本帝國主義！

（拉走，衆跟下。）

——幕——

我們打衝鋒

人：
排長

東北人

兵士——黃棟樑

——李國治

——梁國光

伙夫

兵

連長

——率日寇裝束的東北人

地：上海附近羅店

時：「九一八」六週紀念日的晚前

景：

羅店鄉間的河邊，幾株高低的楊樹底下，一座茵蔯的牛車棚週圍，埋伏着一排我國兵。我們所能見到的是牛車棚內的一角。

一挺機關槍後，坐伏着披枝帶草的戰士。

東北人，滿臉是血，襯衫和短褲上滿是血漬和泥污，極疲倦，可是又很興奮地倒在地上。

排長 你這些話全是真的？

東北人 我咀咒，（坐起）我發誓：我要是說謊，我們東北人一輩子當亡國奴！

李 別說什麼亡國奴不亡國奴，我們排長問你是不是好細？

東 排長，你要我怎麼說呢？我，排長，我把自己這條性命交在你手裏了。別

的我還能怎麼樣？排長，可憐我們東北人，這，這六年來……

排 黃棟樑！

黃 有！

排 你去換崗，調梁國光下來！

黃 是！

排 特別警戒，遇到敵方有東北人，東北口音，得特別留心，（看東北人一眼

）媽的，鬼子鬼計多端，別再上了當！

黃 是！

排 今天得特別小心，今天是九一八的六週年紀念日，懂嗎？敵人也知道這個

，所以特別利用東北人……（揮手）

黃 是！（走）

（東北人難堪地。）

排 李國治！

李 有！

排 把他領到連長那兒去，說是捉到了一個奸細！

李 是。

東 不，排長，我不是奸細，我是——

排 (對東北人) 請到我們連長那兒去再說。

東 排長，你相信我，我代表在這兒羅店敵方壕溝裏的二百個東北同，你

相信我，我們……

排 對不住，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你想：在這兒，在這羅店的敵方戰壕裏，

有着二三百個東北老鄉，把槍口對準我們打，你現在突然跑了過來，說是

今天晚上，唔，今天晚上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李國治，把他帶去！

李 是！

排 你說這兒等連長的命令！

李 是。

（梁國光上，看着李領東北人下。）

梁 排長！

排 是黃棟樑換你的班不是？

梁 報告排長，是的！

排 方才的那個東北人是你抓到的是不是？

梁 是的！

排 怎麼回事？

梁 報告排長：我在前邊放哨，他從棉花田里悄悄地爬過來，輕輕的叫老鄉，我一聽是東北人的口音，排長，前幾天敵人方面不是常有東北人叫「老鄉不要開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些話，騙我們去上當嗎？

排 唔。上面有命令，不許理會他們的。

梁 所以我就不管老鄉不老鄉，給了他一排槍。

排 他沒有回槍？

梁 沒有。我知道他受了我的傷了。我還是不去理睬他。等了很久，我聽着除

了他的哭聲之外，沒有別的動靜。他老哭老哭的，把我的心可哭酸了。排

長，你知道他哭得多傷心！

排 唔，方才他在這兒也哭得怪可憐的。

梁 排長，不是嗎？這麼說，他總是我們的老鄉呀！

排 所以你……

梁 我正在打算去不去看看他的時候，他已經爬到我前面來了。他說：他快要

死了，他請求在他死之前，把一句話，一件事告訴我們。

排 就是他們準備今天晚上反正這句話是不是？

梁 是的，他說了。他說他是敵方戰壕里二百多個東北人的代表，他是來跟我

們聯絡的，我心想，這事情可不小，我就……

排 你沒有問他，怎麼能夠逃出來的？

梁 說是昨天敵人逼住他們向我們衝鋒，他在火線上，自己打了自己一槍，假

裝死了，找機會躲在死人堆里，今天偷偷地爬過來的。

排 唔。方才我問他，也是這樣說的。

梁 唉，天快黑了，怎麼晚飯還不送來？

排 該快送來了吧。

梁 排長，你說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排 什麼事情？

梁 方才這個東北人說的，今天晚上他們反正的事情。

排 就恐怕是敵人的苦肉計！方才這傢伙，說不定是個奸細！

梁 那末怎麼辦？

排 我把他交給連長去辦了。

（伙夫上。）

伙 報告排長，伙食送來了！

排 今天怎麼這樣遲，你瞧，天已經黑了。

伙 報告排長，今天伙食隊又被敵人的飛機炸了。

排 那末……

伙 送了點乾糧來。

排 好，乾糧也一樣。

伙 這是後方民衆慰勞隊送來的東西。

梁 有棉背心沒有？前幾天老下雨，晚上在戰場上可真有點冷了！

伙 棉背心可沒有，吃月餅吧。

梁 月餅？

排 呵，今天九一八，明天是中秋節了。瞧，這月餅多好！

伙（分配東西）排長，這兒一排兄弟的東西，是留給你，還是……

排 勞駕你分派一下吧，他們就埋伏在這附近的棉花田里，前面有個哨兵。

伙 是。（下）

梁（吃餅）這是什麼月餅！怎麼餅子中間有一個窟窿呢？

排 呵，這叫「光餅」。

梁 光餅？

排 兄弟，你是廣西人，怪不得你不知道，這光餅是明朝戚繼光將軍打倭寇的

時候發明的乾糧，用條繩子穿在這孔里，給兵士串在身上，可以一邊吃一

邊打仗的。

梁 呵，倭寇就是從前的日本鬼子不是？

排 對了，那時候倭寇也像現在一樣的在我們中國沿海一帶殺人放火搶東西，是民族英雄戚繼光將軍把他們打走的。所以沿海一帶的老百姓，至今還吃光餅紀念這位民族英雄。

梁 排長，我們應該報告師部，叫後方老百姓以後別送麵包給前線的弟兄，儘送這光餅吧。

排 爲什麼？

梁 這兩天我聽到「麵包」這兩個字就生氣！

排 生氣？奇怪了！

梁 在前面放槍的時候，遇到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他們就叫：「老鄉肚子餓不餓？咱們這邊有麵包牛奶，過來吃吧！」聽着叫人直生氣。他們有的還說：「老鄉，你們一天吃幾頓飯，咱們這邊每天吃五頓呢，過來吧！」

排 你們怎麼說呢？

梁 我說：「亡國奴的東西，亡八蛋才吃！」真他媽的不要臉！

排 方才那個東北人對我說，這些話，全是敵人用槍尖逼着他們說的。梁 逼着說就說了嗎？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

（一陣機關槍和高射砲聲。）

梁 聽，又幹上了！

排 明天過中秋了，我們的空軍在扔炸彈，送中秋節的禮物給敵人呢！
梁 哈哈！

（炸彈爆炸聲。）

排 好，五百磅的，多扔幾個送給鬼子到鬼國去過中秋！

（黃棟樑上。）

黃 報告排長：前面發現敵人！

排 敵人？

黃 是敵人隊伍裡面的偽軍，東北人！

梁 又是他媽的東北人！還叫老鄉，老鄉嗎？

黃 怎麼不叫，我可沒有理會他們。

排 人數多不多？

黃 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是多少，聽聲音好像人數不少！

梁 排長，下命令，我們衝他媽的，殺個痛快，明天過中秋！

排 唔——

黃 報告排長：前面是東北人，老鄉呢，方才……

梁 管他東北人，老鄉不老鄉，衝了再說！

黃 要是真的反正過來的呢，那不是……

排 唔：這樣說，我們打呢，恐怕他們真的是反正過來的！不打吧，又怕中了

「敵人的鬼計！」

黃 那末……

排 (大聲) 命令，前面敵人，準備，上刺刀，臥倒——

(一陣上刺刀聲，梁黃臨動機關槍。)

聲 老鄉，不要開槍，咱們多是老鄉！

梁 媽的，老子的槍不認你們做老鄉！

兵 (上) 排長，一個人爬近來了！

排 準備！

聲 老鄉，咱們……

兵 ! (一槍打着那個人)

聲 (第二個聲音) 我們是反正過來的呀，老鄉！

兵 反正！

排 不要跟他們說話，不要中了敵人的鬼計！

聲 老鄉，咱們多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梁 媽的，你們在敵人隊伍裏已經打死我們不少中國人了！

黃 排長，瞧，很多人來了！

排 讓機關槍認老鄉吧！

聲 （哭音）老鄉，你們不許咱們反正嗎？你們不肯把咱們從敵人手裏救出來

嗎？咱們……

兵 反正，說得好聽，我們不會再上你們的當了！

聲 我們是真的反正，我們不是派了一個代表過來見你們了嗎？

梁 排長，他是說方才那個傢伙。

排 哼，代表，你們的代表，早被我們連長扣留了！

黃 排長，快，前面許多人來了！近了！

排 （命令）開槍！

（機關槍聲，步槍聲。）

聲（前面）老鄉，老鄉！（呻吟，叫喊。）

聲（後面來的）弟兄們，不要開槍！

（連長和那個東北人上。）

連 命令，停止放！

排 連長，怎麼回事？

連 他們反正是真的。

排 真的？

連 他說，他們早就自己聯絡好了，在今天這九一八的晚上，這一帶敵人隊伍

裏的東北同胞，一齊轉變了反正過來。

排 報告連長：要是假的話，我們不是又上當了嗎？

連 方才我聽了他的話，就打電話請示營長，營長打電話問旅長，旅長說，我

們司令部已經得到可靠的情報了，說今晚這事情是真的！

排 那末，現在……

連 (對東北人) 歡迎他們過來！

東 (對前面) 口令！

聲 (很多聲音) 血債！

東 (大聲) 同胞們過來！血債，六年來的血債，今天算清一部分了！

(大批東北人上，有流着血的。)

連 歡迎東北同胞！

兵 等歡迎東北同胞！

東 (多人) 中華民國萬歲！

東 (第二人) 今天，今天我們……

排 (上去撫受傷的) 對不住，方才開槍，打了你們！

兵 是我開的槍！

東一 你們應該的，這是你們的責任！

排 你們要反正，爲什麼不早些日子……

東三 沒有機會呀，你們知道敵人監視我們多麼兇！

東二 在敵人的槍尖之下，逼着咱們叫喊，叫「老鄉，不要開槍」，騙你們上當的時候，咱們心上真比死還難受！

梁 你們怎麼會肯從東北到這兒來的呢？

東三 我們本來是張海鷗的隊伍，九一八，六年前的此刻時候，他投降了，我們就受了敵人的監視。這次敵人把咱們的家小都扣了起來，強迫咱們上了

兵艦，送到這兒來……

衆 唉！

連 現在，好了，諸位多過來了。

東二 能夠站到自己這陣地上來，真是死了也可以蒙眼睛了！

東三 今晚咱們才又算是中國人了！

衆 兄弟們，吃光餅吧，多謝你們請我們吃過你們吃不了的麵包，可是我們只有這樣的光餅！

東一 兄弟，你，你……唉，（極痛心地）這是敵人逼着咱們說的呀！（說完倒了下去）唉，我實在受不了支不住了！

（衆驚。）

東三 老呂，老呂，你……

東一 （抓住東三的手）我很高興，我做完了今晚這件大事，我死了是中國鬼了！不是亡國奴！

東三 老呂，你不能死！我們還不會把敵人趕走，還沒得到最後的勝利呢！

東一 最後的……勝利……是……咱們的！弟兄們，你們……拚命你幹吧！

(衆靜寂，有人在抽咽。)

排 黃棟樑，李國治，你們瞧什麼？快把他抬到醫官那兒去！

(抬下。)

連 ……諸位多太辛苦太興奮了！走，趁晚間，送你們到後方去修整修整！

東三 不，我們不要休養，也不配修整！我們應該跑在你們前面，做你們的先

鋒！我們知道敵人方面的情形，我們願意打衝鋒！

東衆 我們打衝鋒！

傅令兵 上面命令：今晚全線總攻！

連 命令，今天九一八晚上，總攻！

(前面槍聲，衆聽。)

東三 敵人衝上來了，我們衝過去！

連 衝！

衆
街呀，殺，殺，殺！

（衆衝下。）

明月照着東一的屍身。
空中開着高射砲的花。

—
幕

以身許國

人：

徐厝琳——上海回去的女生

夏可梅——女學生

韶英——女學生

胡媽——女僕

地：

內地某城市

幕：

韶英在她房間裏寫信。

門響，胡媽進來。

胡媽 小姐，夏小姐來了。

韶英 人呢？

胡媽 在門口和一位小姐講着話。

韶英 那位小姐是誰？

胡媽 我不認識，從來沒有上我們這兒來過。唔，打扮得很時髦，好像是上海來的。

韶英 胡媽，你爲什麼不請她們進來？

胡媽 夏小姐先問你不在家，我告訴她：你沒有出去，她們兩個就在門口談起話來了。

韶英 唔。(繼續寫信)

(胡媽整理東西。)

韶英 胡媽，郵差走過去了沒有？

胡媽 走過去了，小姐，沒有你的信。

韶英 唔。(翻寫第二頁信紙)

胡媽 小姐，今天你寄不寄快信？我買小菜去了。

韶英 唔，你等一等，我馬上就寫好了，你先到郵政局寄了快信，再買小菜。

(繼續寫。)

(門響聲開。)

胡媽 呵，夏小姐可不就來了。(下)

可梅 瞧。韶英，你又在寫信了！情書是不是？你這傢伙，前方戰事這樣激烈

，大家忙着幹後方工作，你却老是偷偷地躲在家裏給未婚夫寫情書！

韶英 那裏，這不過是信然寫一兩封信，碰巧給你遇見了。

可梅 (笑)其實也不要緊，未婚夫在前線努力殺敵，未婚妻在後方多寫幾封信

去鼓勵鼓勵，安慰安慰，是應該的。

韶英 ……(把信紙折疊起來)

可梅 韶英，回信有麼？一個排長從火線上寫給未婚妻的信，那一定是很有趣
味。

韶英（憂鬱地搖頭）沒有……

可梅 怎麼？沒有回信？

韶英 從他開拔到上海前線去了之後，至今沒有一封信來。可梅，我真擔心，
恐怕他是受了傷，不能寫信；或者是犧牲了！

可梅 不會的，韶英，也許是交通的關係，信沒有寄到；要不然就是前線駐守
的地址常常變動，所以……

韶英 平信，掛號信，快信，雙掛號信，我都寄過了，可是一封也沒有退回來
……

可梅 那一定是忙得沒有功夫寫回信。

韶英 唉！

可梅 韶英，別這樣唉聲嘆氣的，應該打起精神來幹工作！

韶英 在這兒後方，有什麼工作好幹呢？婦女抗敵後援會裏，儘是些大亨太太

，掛名不辦公，開會不幹事……

可梅 韶英，你別悲觀，密斯徐從上海回來了，她……

韶英 呵，徐厝琳回來了？方才在門口跟你說話的就是她麼？

可梅 是她。她到橫街上婦女抗敵後援會接頭去了，一會兒要上你這兒來的，

我們商量商量怎樣把婦女抗敵後援會改組一下，好好兒工作起來。

韶英 工作，我不相信這兒能做出什麼工作來！

可梅 喏——，你又悲觀了。

韶英 不是我悲觀，我對這兒的工作，實在很失望！

可梅 韶英，不是我瞎批評，你根本就沒有好好兒工作過，你只是心不在意的

記望着你那前線上的未婚夫，所以你……

胡媽 (上) 小姐，快拿你的圖章來，掛號信到了！

韶英 掛號信？(急出圖章，打了回單，撕給胡媽送下。)

可梅 (搶過來看)……陸軍第××師第××旅第××團第×營第×……，何世德

寄……誦，韶英，講到曹操，曹操就到，你的未婚夫的信來了！

韶英 (急拆看)……

可梅 情書公開！

韶英 (避開) 可梅，別，你別……(一面看，一面傷心起來。)

可梅 (驚奇) 韶英，怎麼了？

韶英 (看完，哭)……

可梅 咳，韶英，怎麼回事？

韶英 他，他……

可梅 他怎麼樣？這不明明是他寫給你的掛號信麼？難道他……

詔英（拭淚，信落在地上。）……

可梅 拾信起來看，（過去安慰地）詔英，你理智一點，他，他……

庶琳（在門外）詔英！詔英！（不應）可梅……

可梅 庶琳，請進來。

庶琳（入，見狀）怎麼了？詔英？

可梅 她的未婚夫，何排長從上海前線上來了信！

庶琳 從前線上來了信，那末……

可梅 你看……

庶琳（讀）

「英妹：

開抵前方，立即加入作戰，衝鋒突擊中，未能寫信給您。受傷住院時，也未敢告知。我幸傷愈甚快，今已出院歸隊，重上前線作再度的殺敵了。

「此次抗戰，誓滅日寇，我是早已以身許國，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的。今者倒餘之身，更不是我有的了！」

「英妹，不是我殘忍，不是我無情，爲了你的終身幸福，把我們的婚約讓日寇的血手撕破了！我是已經許身於國家和民族了！……」

可梅 厝琳，你就別念了吧！

厝琳 這有什麼關係！韶英，快別哭得像小孩子似的……

韶英 我，我……唉，他……

厝琳 他怎麼樣？

韶英 他太忍心了……

厝琳 不，他太決心了！

可梅 韶英，他能以身許國，以身許民族，你就不能麼？

厝琳 對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大家都能夠許身於國家和民族，那末……

韶英（堅強地）「以身許國！」（起立）

糜琳 走，我們把身子獻給工作去！真是「匈奴未滅，何以爲家」，我們努力工作，等到把敵人打出了國土之後，再來談戀愛問題，夫婦問題吧！

（三人準備走。）

（胡媽迎上。）

胡媽 小姐，我買小茶去了，你的信寫好了沒有？

韶英（拿起那封寫好的信來）不寄了！（撕掉）

（三人下。）

（胡媽莫名其妙地。）

——幕——

通州城外

地：通州東郊外

時：民國廿六年七月廿九日

人：排長

便衣甲

乙

兵五六名

張隊長

護兵二

保安隊十餘名

衛隊二

殷漢奸

田英

景：通州城東郊外的汽車道。道旁高粱棉花都長得非常茂盛；間或還有一兩畝瓜田點綴其間。瓜田中有低而矮的看瓜蒾。

（兩個穿便衣的僞保安隊，由西邊走來。）

（突然，從看瓜蒾內，跳出一個掛武裝帶，托手槍的軍人。他是廿九軍統轄下一個排長。）

排（跑上汽車道）站住！

便衣甲 喂喂，老鄉！不要打槍！

排 你們幹什麼的？

便衣乙 我們是通州的保安隊。

排（向高粱地呼吸）弟兄們！來啊！

（說時遲那時快，五六名兵士都托着槍，從高粱地衝出來，一個半圓形把汽車道上的人圍住。）

甲 老鄉們，不要開槍。我知道你們是屬廿九軍的，是不是？

排 別扯那些，照實說，你們是幹什麼的？

兵一（向同伴）媽的，保安隊還有這像兒！

兵二 通州就是他媽漢奸窩。排長！要不要搜一搜？

乙 排長！我們的確是保安隊。因為股長官——咳，就是那個殷汝耕大漢奸，今天要偷偷地逃走，我們的張隊長——就是張慶餘，排長總該知道吧？特地叫我兩個來探探路，給廿九軍弟兄們送個口信。

排 前天一早，我們攻打通州，城頭上炮火隆隆隆隆的，也不見你們響動一下，這時倒送口信來了！

乙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預備，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排 你們有什麼證據麼？

甲 我們都是中國人，你老還有什麼信不過去？

排 不成。

乙 我兩個都帶着手槍，給你老們繳了械，可成吧？

排 弟兄們：搜查！

（兩個兵士描準甲乙，另兩個兵士從他們身上搜出了手槍兩支。）

甲 我們在隊裏都發過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任你們信不信！

（兵士將搜出的手槍交給排長，又各回本位。）

排 對了，我們現在要合起力量來，去打我們的敵人！

乙 那末，好了。你同排長在這兒，我把這意思傳給那邊的步哨去。

排 你要去幹嗎？

甲 排長！是這樣的：這幾天我們廿九軍把鬼子打得鬼極了，弄得姓殷的那小子非常害怕。他本來想教鬼子兵來保護他，可是鬼子兵一聽說有廿九軍，就誰也不肯向前走。現在要他（指乙）回去送個信，就說通州城外沒有廿九軍了，他才會起身的。

排 那末，你就去吧。（警告）可是你要知道，我們這幾天已經連夜地，把各種防禦工事都做好了，你們就是有什麼想頭，也估不了上風。你知道吧！

乙 哎哎，排長！我們自己來請你繳了械，還有什麼靠不住麼？

排 好，你去吧！

（乙由西面下。）

排 （向士兵）立正！各歸本位。

（兵士們又回到高梁地去。）

甲 排長還到那裏（指西瓜巷）歇去吧。我在這兒看着，有什麼信兒再招呼你

老。

排 不要緊，那裏邊也悶熱得厲害；在汽車路上倒風涼點。

甲 排長，你看：這一帶高粱長的不錯吧？可惜就是年頭兒不好，教東洋鬼子鬧的翻天覆地，即算年成好，也沒有法子過！

排 這裏的高粱有什麼稀罕，你才沒有見過熱河的大豆呢！（做手勢）這麼長，這麼粗；硬邦邦的跟小鐵棒槌一樣，那年在喜峯口那邊，老百姓天天送給我們吃；現在，都還不饑了他媽東洋鬼子了！

甲 是哪，狗子們野心不足，現在又逼地的鬧起來了。可是只要我們中國人能一心一意，總不愁把龜孫們趕出去！

排 那就只好要大家看着辦了：趕出去，我們大家還能活；趕不出去，不論你什麼王八大爺大奶奶，一樣地連狗也不如！不過我這一排人是拼定了，你不讓我活還能不讓我死麼！

甲 對，你這主意正和我們張隊長想的一樣。喂，排長！你的千里眼給我。聽那邊有什麼沒有。

（排長把望遠鏡給甲，甲向東邊眺望。）

排 那邊有什麼？

甲 你不知道，離這邊二里多地，今天要來幾十個鬼子兵。

排 誰說的？

甲 （眺望完結）這是他們今早在通州城裏的計劃。因為昨天豐台給我們奪過來了一次，那些鬼子們和漢奸們聽了都非常害怕。所以今天就想把通州這一碼子事，一咕嚕都搬到唐山去。

排 既是那樣，你們保安隊爲什麼不趕緊反正呢，就把把姓殷的那小子拾掇了！

甲 我們倒是想來着。可是，現在還沒有。

排 (慌忙用手槍對準池) 好傢伙！你又是給敵人做漢奸吧？同你講了半天了，倒沒有想到這一着！說：你要怎樣？

甲 排長！我不……不……不是漢奸！我們今天就要反正！因為……因為……排說！因為什麼？

甲 因為我們同姓般的住在一塊，靠近我們還住了二百鬼子兵。張隊長教我們聽他的命令，到時候再反正了殺鬼子。今天我們就要反正了。排長！排長！排長！為什麼要等到今天呢？(收了槍)

甲 因為……因為……

(西面有達達的馬蹄聲。)

排 哎！那是誰，騎着馬來了？

甲 (細細張望) 排長！那是張隊長。我招呼他去，你兩個還許不認識。

(甲從西面下。)

（張隊長在附近下了馬，甲把他引導過來，另外有兩個護兵隨侍在背後。）

排（向張敬禮）這就是張隊長麼？

張（還禮）排長貴姓？

排 姓王。

張 唔，王排長！王排長！（向甲及護兵）你們那邊休息去吧。我這裏同王排

長談談。

護兵及甲 是，隊長。

（護兵及甲同下。）

張 王排長對今天城裏的事情，還不大曉得吧？

排 希望張隊長多加指示！

張 是這麼回事：自從敵人在盧溝橋鬧事以來，我們這兒的張稅田張隊長就想極早響應；但爲各方面環境上的顧慮，一直到今天才能夠實現。我們

都是中國人，並且我們的敵人也就是這一個；所以，我想和我們中國軍隊取得了連絡，幹起來效果當然會大的。

排 是的，這是應該的。你這樣的做法正表示了，我們中國人到底還是中國人，我們的人心沒有死，我們應該能復興起來的！

張 現在的情勢是這樣：因為這兩天我們的軍心很旺，所以殷汝耕決計要把這個冀東漢奸政府，搬到唐山去。我聽到了這消息，因為東洋軍近來很害怕和我們接觸，所以都裝着頭痛肚痛，不肯在前邊走。於是殷汝耕就決定了，要我們保安隊送他出通州城五里，然後在那裏再要東洋軍保護到唐山。噢，這樣子呀！

張 因為這是個剷除漢奸，反攻敵人的最好機會，所以我答應教保安隊弟兄們，出了通州城以外，就舉行反正！但當時感覺到困難的是：倘若城裏的東洋軍和迎接殷汝耕的東洋軍，對我們夾攻起來呢？

排 今天我們一排在這裡，就是預計要把敵人這條路，給他截斷了！

駁 是的。後來從貴連長那裏，探聽到這裏有一排我們自己的人，才安心了。

對於通州城的南面，北面，西面，我已都佈置好了。這東西呢，想請你用一小部份的力量，來防止住東面二里地的敵人向西來，另外我們再圍攻通州，解決城裏邊那二百名敵軍。

排 (握張手) 好極了，我們就照這計劃去做。張隊長！那邊巷子裏歇一下去吧，那邊有毯子可以隨便坐坐。

(排及張相偕而去。)

(護兵和甲走過來，向西張望。)

護 你們看，那不是麼？來了，來了！

(遠處有喧聲忽遠忽近地連續不響。)

(片刻，乙從西面上來。)

乙 來了！來了！（向甲）槍還給你沒有？

甲 沒有呢。剛才只顧和隊長談話，我也沒有跟他要。

乙 現在呢？

甲 那不是！和隊長到看瓜菴裏歇去了。

乙 我們拿槍去吧？

甲 好，我們拿去。

（甲乙到菴子裏向排把槍拿回來。）

（片刻，張和排上。）

（陸續有四五名手提刺槍，全副武裝的保安隊由西面上來。）

張（向健兵）把馬牽到高梁地後邊去！

健 是。

（護兵下。）

張（指揮乙及保安隊站成一排）立正！稍息聽話：弟兄們！自從在長城各口打仗以後，敵人逼迫我們中國簽立了塘沽協定，成立了我們這職區保安隊，受着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的節制。本來想要做一點保衛人民安全，維持地方平靜的事情；可是不想姓般的竟依附敵人，做出了狼心狗肺的事情。現在敵人又去搶佔我們的蘆溝橋，凡是一個中國人聽了，沒有不想起來，去和敵人拚命；可是殷汝耕這東西，却在給敵人籌劃着給養，幫敵人來滅亡我們中國！諸位：『人急跳梁，狗急逃竄。』我們應該怎麼樣？

甲乙及保等 要反正！要打走敵人！要剷除漢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張 是的，你們不要說這兒只有你們這幾個人，還有二十九軍一排人也在這兒，還有我們的保安隊兩大隊也在通州城的那三面。不過，重要只有你們六個人呢？

甲 隊長！就是六個人我也要幹！

張對，好弟兄！我們每個人都拿出這樣精神來，我們中國是不會亡的！

排（不自覺地）中華民國萬歲！

大家 中華民國萬歲！

（最近的喧聲已經傳來。）

張好，現在爲害我們冀東二十二縣的大禍首，大漢奸就要來了。你兩個（指

甲乙）就站在汽車道上截住他；你四個持槍預備放，離他倆五步間隔就地

散開。（口令）完結。就地散開。

（張和排退下。）

（甲乙及保等擺開了陣勢。）

（緊急的喧聲愈來愈近。這兒的保安隊中之一，也不斷用喧聲去響應。）

（片刻，更有「立正，舉槍！」的聲言喊成一片，馬蹄的達達聲尤其是繁亂

而雜沓。）

甲乙 站住！站住！滾下來！滾下來！

（有兩個衛兵走上來。）

衛（向甲乙）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

甲乙 站開！我們要捉漢奸，干你什麼事！

衛 殷長官來了，這是幹什麼？

（殷汝耕上。）

殷 混蛋東西！你們要造反麼？（很威風地，向衛兵。）衛隊！向他們開槍！

（一個衛兵偷偷地取出手槍來。）

保安隊中之一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誰敢做漢奸就幹了誰！（瞄準取槍的

衛兵）

殷 田英先生！

（一個背電報器的鬼子走過來。）

殷 用你的無線電發給城裏的軍隊！發給東邊二里地的軍隊！就說通州城外有人造反！

甲（向西面叫）弟兄們！把狗的小鬼頭帶過去！（另兩個保安隊弟兄上。即刻將田英之電報器搗毀，並將他綁於一旁。）

（由西面又擁上了許多保安隊。）

殷 弟兄們！誰教你們這樣反對我？說出來，我辦了他！

大衆 我們要救中國！我們要打倒漢奸！

殷（看着大家，悲憤地。）弟兄們，你們饒了我！不，放我走吧！（掏出一叠

鈔票）我給你們錢！一個人十塊，不，一百塊！

乙 收起吧，你那陰曹地府的票子，只能去賈動鬼子！買不了中國人！

殷 啊？啊？（向四方懸衆，大家把那些鈔票撕得擲滿一地。）

（張和排上。）

張 殷漢奸！你認得我嗎？是我領導大家這樣做的。你來辦我吧！

殷 （一見是張，即把頭低下。）……………

張 殷汝耕！在塘沽協定以後，國家教你做了廿二縣的行政督察專員，你就該卜對得起國家，卜對得起民衆，爲什麼不顧廉恥去給日本人做走狗呢！昨天日本飛機無緣無故來轟炸，我們廿九軍駐在通州的隊伍，砲聲一響，那個中國人民不是在傷心落淚，可是你却忍心傾上一羣小走狗，在城樓上看着，反而哈哈大笑！你，你不是人麼？

大衆 打死漢奸！

張 （向甲乙）把他綁起來！

甲乙 （綁住殷）要去槍斃嗎？

張 不要！槍斃太便宜他了，我們還要留下子彈去打死一個敵人呢！我們要把他剝成肉塊，教冀東廿二縣的老百姓，都嘗嘗漢奸肉是什麼味道！

殷 哎呀！媽呀！

甲 隊長！這兒還有一位（指田英）！

張 田英先生！你天天鬼頭鬼腦的，今天可鬼到正經地方了！

田 （忽通一跪）隊長救命！

排 鬼子嗎？來！我叫弟兄去砍了他！

（排把田拉下去。）

張 弟兄們：（大家立正）稍息！今天我們捉住了一個大漢奸，砍掉了一個小鬼；可是還有許多小鬼在我們通州，許多小漢奸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現在我們還要去反攻通州，把中國地方上的鬼子漢奸，都給斬草除根，我們才可過安穩的日子！

（不知幾時排長已上來。）

排 剷除漢奸！

大眾 剷除漢奸！

排 打倒小鬼！

大眾 打倒小鬼！

（遠處有砲聲在響。）

張 弟兄們！你們聽這隆隆的砲聲，是我們通州城外的弟兄們，已經在向敵人進攻了！我們也要反攻回去呀！

排 帶隊長，你領上弟兄們向西去攻城！我這排人向東，包圍二里地那些鬼子去！

（甲乙二人緊牽着股。）

（張指揮保安隊成列地站好，向西而去。）

（排繞到高梁地後，統率着弟兄向東前進。）

雪裏紅

——長白山畔的一支插曲——

人：隊長

紅姑——隊長妹

老賈——守衛傷兵的

小炳——左臂受了傷

鐵蛋兒

土豆奶奶——管伙食的婦人

小快馬——專管交通和情報的孩子

傷腿的

裹着頭的

逃難的婦女小孩三人

義勇軍若干人

景：山陵密林中，義勇軍某一支隊的埋伏處。

演這戲的舞台最好用天幕，天幕上顯着高遠重疊的積雪的山峯。

舞台後方的中央有一座矮小的木屋，平常時候是獵戶們住着守候設在附近的阱坑或押籠之類的；現在做了這個支隊的隊部和「傷兵醫院」了。木屋門前有一面隊旗。

木屋前面：舞台的主要部分是空地。略偏右方是用樹枝和枝皮燒着的一堆火，火堆週圍是大石塊和橫臥着粗樹做成的凳子。偏左方有幾張可以當床睡的大樹皮。

木屋左右後三面，以及火堆之右，樹皮左，不規則地挺立着粗大的樹幹

。除了火堆近邊演員活動的地方之外，處處積着深厚的雪。是一個清朗的晚前。

因為天空有着敵人的飛機，火堆用厚大的樹皮來掩蓋着。

紅姑和小炳圍着火堆，老賈抱着槍離得較遠。

噹噹噹……（敵人的飛機高而遠地飛過）

賈（仰望）過去了，過去了，不要緊了！

炳 這趟沒有下蛋。

賈 飛得很高，光景是鬼子飛機師沒找到目標。

炳 這麼深的雪，隊伍要在一片白的道上走，準透不了鬼子的炸彈！

賈 一連下了這幾天雪，鬼子知道咱們藏在山裏耐不住，所以今天一晴，飛機

就到處找目標下蛋了。

炳 幸而這牡丹嶺的林子密，要不……

賈 要不，早就衝出去了！

炳 (掀開樹皮，裸出火堆。) 紅姑，埋着頭在想什麼？

紅 (看着火) 嘆有想什麼！

賈 嘆，紅姑想家了是不是？

紅 (搖頭) 唉！

賈 剛才隊長，你哥說，躲在那邊山坳里的咱們的弟兄，好些人在想家哪！

炳 說到家誰不想呢！(有點感傷地) 困在這麼深的雪地裏，帶着傷閉着烤火

……什麼事都會兜上心頭來的！

紅 此刻我可真嘆想家。我想編一支歌……

炳 歌，什麼歌，編好了麼？那就唱呀！

賈 對了，紅姑，唱唱歌吧，閉着烤火，實在太悶了！

紅 我還沒想好呢……

炳 沒想好，隨便唱。

紅 我編的是咱們自己的事兒……

大雪花兒飛

東洋鬼子來

搶走高梁地

又把莊屋毀

采東起東采

殺人不眨眼

大雪花兒飛

大家幹起來

先幹東洋鬼

再把漢奸逮

采東起東采

.....

賈 還沒完哪！

紅 底下我還沒想好！你們也幫着編吧，編齊了，教大伙兒一起唱好不好？

炳 好好。（吟味地）「先幹東洋鬼，再把漢奸逮……」（一時想不出來）

賈 紅姑，你上幾年學？

紅 在小學裏我就嗐好好兒上學，跟我二哥倆，從小就愛打槍……

炳 怪不道你和隊長槍都打得那麼準！

賈 小炳，你跟鐵蛋兒也都打得不錯！

紅 打鬼子兵打不準還行？咱們的幾顆子彈，要抵鬼子幾萬顆用的！……唔，

說起來，槍打得準，就好像是咱們的符號似的。鬼子兵一到我們集上，聽

我兄妹倆兒的槍打得準，就更讓我們是義勇軍給抓了去，關了一年多，出來的時候，家就嘆啦！……連爸媽的尸骨也嗅有見着！（唏噓）

炳（同感地）唔，咱們全差不離！

紅 你們是怎麼幹上的？

炳 日子讓鬼子弄得實在過不了啦，我們三個屯子的人在仙人桌聚齊了，起了義！跟鬼子兵，滿洲兵打呀拼的，兩個多月就弄成了五百多人！

賈 咱們打一面坡，劫子彈車的時候快上千了！媽的，那次要成功了可了得！

炳 嚶，我說老賈，羅家堡子那幫人，從一面坡那仗衝散之後，咱們怎麼就老遇不見？

紅 在這幾十萬義勇軍里，那能這麼巧，會遇見熟人呢？

炳 上次洪隊長去開隊長會議，我托他打聽別的隊上，也沒打聽出來……

賈 打聽幹麼？活着的話，跟鬼子幹着，將來總有一天大伙兒會見面的！

炳 死了呢？

買 死了也就和趙三爸老與他們一樣！

紅 〈加點柴在火堆上〉瞧，說着就忘了加柴，火快滅了！

買 〈坐近來〉你不提，我倒不覺得冷！〈翹起他那雙沒有着鞋的腳〉

紅 應你這雙腳鴨子，凍得個……

炳 老買，我這雙鞋你能穿的，早就叫你拿去穿了！〈脫〉反正我受了這傷，不行動，你應該有雙鞋！

買 不，這幾天被雪困住在這兒，不打銜鋒，不走道，隊長要我守着你們受傷的，有沒有鞋兒全一樣！

紅 老買實在太苦了，這麼深的雪地裏，連嘆有一雙鞋，我二哥說起你來，怪難受的！

買 隊長還不是跟大伙兒一樣辛苦麼，再說嘛，我沒有鞋兒算得了什麼？少帶

傷的弟兄，不是因為沒有一點兒藥治就活活地死去麼？

炳 唔，這些賬多跟咱們的敵人去算吧！

紅 呵，我得去瞧瞧裏面幾位受傷的呢！（入）

炳 （看着她背影）紅姑真不錯！能文能武……

賈 這真是難得的娘兒們！

聲 （有哼着的歌聲從左方來）

晉藥旗子到處揚

瘦小皇帝不久長

東洋虎

滿洲狼

一箇腦兒見閻王

炳 誰？

賈 還聽不出鐵蛋兒這小子！

鐵 (聲) 媽的，好深的雪！(上) 小炳，你的手怎麼樣了？

炳 還是這樣！媽的，不知是什麼鬼炸藥，你別瞧着只傷了這麼點兒皮，可老不能好！

鐵 隊長呢？

賈 不在你們那邊？

鐵 不。

賈 他去了好一回兒了，說是到你們那兒去跟弟兄們開會的。

鐵 開什麼會？

賈 他說得檢查一下各人身上的子彈，計算計算食糧。子彈跟食糧多快完了！

鐵 那末，咱們爲什麼還不準備開拔？這幾天實在被他媽的雪困夠了！

賈 開拔不開拔，這得候小馬回來，聽了總隊的話再聽的！

鐵 弟兄們多在那兒悶得發急了！前幾天要是冒着雪去跟鬼子幹，多來勁！

（小炳往木屋去。）

賈 （指木屋）不是因為弟兄們帶傷的太多，才耽誤下來的麼？

鐵 現在好，天一晴，鬼子的飛機可又來了！等着鬼子的大隊開了來，圍住這

牡丹嶺，那夠咱們瞧的了！

賈 隊長比誰都着急！小快馬送信總隊去了又老不回來！

鐵 （不平地）你們就相信這娃兒，什麼都托付他去做！

賈 小馬還不夠好麼？他咀咒說給他們馬家溝全屯子叫鬼子斃了的人報仇！人

又那麼靈巧！不是我說你，鉄蛋兒，趙三爺沒死的時候就担心你這性急

躁的脾氣！

鐵 我可担心小馬這娃兒做咱們的交通，總有一天不給鬼子逮小鷄那麼地逮了

去，也會給雪塊壓死在這道上的！

賈 他倒不怕鬼子逮，上次逮了去還不是因為他是小孩兒就給放回來了。呀，這麼深的雪，要翻幾個嶺子可真夠受了！

鐵 隊長人呢？那末我們那邊的會，到底還開不開呢？

賈 不會到你們那兒去，那就一定是先去探道兒了。隊長就愛那樣，每次在開拔之前他老是悄悄地自己先去探好道兒的！

鐵 他連這點能耐也沒有，咱們還能叫他當隊長？

（土豆奶奶送食物來。）

鐵 嘿，土豆奶奶你怎麼這才來？（去代她提筐子）我肚子早就餓癟了！

土 誰叫你上這兒來着？他們在那邊山坳里的人，先吃了！

鐵 （提過來，掀開，看。）又是土豆（馬鈴薯）！我說土豆奶奶，我給你起這名兒真沒錯，你就會做土豆！

（賈和土豆奶奶同笑。）

土 土豆不好麼？

鐵 天天是土豆，你知道叫人吃了多膩多難受呵！你就不會熬點窩窩頭來吃？
土 玉麵（玉蜀黍粉）早就嘆了！我說哥兒們先別揉嘴，土豆今兒也只有這一頓，明天可就不夠吃了！

賈 是不？

鐵 還不早點衝下嶺去，就祇能餓死在這兒了！媽的，老賈你說，餓死多不像話？還不及趙三爺，老與他們跟鬼子拼了倒夠味兒得多了！

賈 鈕蛋兒，你媽的就愛這麼張羅！在二道河那次，大伙兒餓了三天四晚的事你忘了？

土 （把土豆接着份兒分）裏面是四位不是？

賈 連紅姑五……

鐵 紅姑在出來了。

（紅姑來。）

土紅姑，隊長這一份兒先留給你吧。

鐵攔着好了。

（土豆奶奶把東西送進木屋去，大家吃，突然飛機聲又響。）

鐵媽的，鬼子飛機又來了！（仰着頭數）一，二，三，……

賣五架……不妙……飛得那麼低……快……快……把樹皮來揭住火堆，（指

旗）旗，旗……

紅（跑去捲起旗）大家快竄起來……低極了！（急靠近一株樹，把身子緊貼着

樹幹。）

（各人貼着樹幹竄起來。）

（轟炸聲。）

（小炳，土豆奶奶從木屋逃出。）

紅（招手）快，快……（土豆奶奶找不到樹，跑來和她同靠一株樹。）

鐵（伸出頭來）媽的！飛得那麼低！

賈（聽聲，阻之。）鐵蛋兒，安份點兒！

鐵 你給我槍，讓老子射他一架！

紅（急）鐵蛋兒，你要告訴鬼子咱們是在這兒麼？

（一聲爆炸，鐵蛋兒連忙把頭縮了進去，接着又是兩聲爆炸。）

（木屋小門裏一個裹着布的頭伸了出來，小炳揮手叫他縮進去，他不願意似的想跑出來。又是幾聲轟炸聲才把他駭了進去。）

（聲漸遠。）

鐵（伸出頭來）好了，去了！

（各人的頭將離開樹幹時，遠遠地又一炸裂聲。各頭不約而同地一齊又緊貼着樹。）

（飛機聲漸遠去。）

（各個土色的臉探出來，各人離開樹。）

（小炮掀開火堆，各人圍着火堆發抖。）

（沈默一閃兒。）

紅 唉，這次轟炸，不知多少老百姓又遭了殃！

（各人無言。）

賈 聽！

（大家傾聽，隱約有呼救聲。）

紅 有人叫喚！

賈 快去吧！（往右下）

各人跟下，舞台靜。

（賈，紅姑娘和鐵蛋兒抬一受傷的人上。）

炳 (指一張樹皮) 就這兒吧！

(放下受傷的，滿臉週身是血。)

紅 二哥！

炳 隊長！

鑽 隊長，隊長！

賈 傷得不輕呀！

紅 (檢查創口) 抬到屋裏去！

賈 這兒有火，煖和些！

紅 屋裡還有點止血藥，有水……得洗一洗……

(老賈，鑽蛋兒等抬。)

土 (拿着二個土豆) 隊長這一份，隊長這一份……

(沒有理會她，她擱在有血的樹皮上，提籠，拭淚下。)

（傷腿和裹着頭的從內出。）

隊長這傷勢很不輕呢！

腿 紅姑說，一定是什麼達姆彈！最毒最厲害的炸藥！

頭 咱們受的傷不也是什麼達姆彈？

腿 咱們祇沾着點兒邊，要像隊長那麼地傷得重，咱們還不是早就完了！

頭 那末，咱們隊長就……（哽着說不下去）

腿 媽的，鬼子們的心真毒！

（鐵蛋兒從內出，低着他難得低的頭在擽鼻子。）

腿 怎麼樣？清醒點兒麼？

鐵 （挺起他的鐵頭對着遠方）倭鬼，老子鐵蛋兒可忘不了你！（隨手提起地上

老實的槍來，代他站崗。）

（遠遠的有人聲。）

鐵 聽！(擊槍)

聲 那兒有人……有火……

鐵 (對傷者)閃開！

聲 ……能找到義勇軍就好了！

鐵 (擊在樹身邊，瞄準。)

聲 救救命呀！

鐵 (放心)老百姓！(跑去)

頭 老百姓怎麼跑到這兒來？

腿 你沒聽見是找咱們的！

(鐵蛋兒領兩個婦女上，他一手抱着個孩子，提鎗的手扶着老頭兒。)

鐵 快烤火吧！

(裹頭的和傷腿的往火堆上加柴。)

（難民們死人一樣的倒在火堆邊。）

鐵 這小孩怎麼了？

女 還有氣麼？

婦 （伴過顫慄的手來抱過去，壓在胸裡。）……

鐵 還有點土豆！（把他們吃剩的分過去）

女 （接）爺爺，你……（先給老者）

老 ……（想說話，禁止不住先噴了一大口，咳嗽……）

頭 （指樹皮）吃完了那兒還有！

鐵 留給隊長的……

腿 （問難民）鄉親，你們打那兒來？你們是那一屯的？

老 噢們的屯子……唔，是的，噢們沒有屯子了！……唔，是的，噢們有一個

屯子，……給，給鬼子兵燒了……噢們逃在山上，躲着燒的……燒到精光！

(指：你們還有這木屋，噢們的屯子全給燒光了，一個小木屋也嚇給留下……)

……鬼，鬼子兵……

鐵 我們要知道你們屯子的名兒，要知道鬼子兵在那兒？

老 噢們屯子的名兒，你幹麼不早說……昨天雪剛霽，就開來了鬼子的鐵，鐵兵車……

女 噢們是東樺樹屯的！

鐵 東樺樹屯？就在嶺東？

老 是，是的，嶺東，噢們一到關東就住東樺樹屯，住了足有九十年了，從噢們父，父親……

鐵 (對受傷的)那末說鬼子在嶺那邊了！

老 是，是，噢們是鬼子一到就跑，跑的……

(小馬倦極地上場。)

鐵 咱們的小快馬，幹麼不快点兒走？

馬 差點兒沒累死！（就火堆烤他那一身雪）隊長呢？

鐵 隊長受了重傷，還不知此刻怎麼樣了？

馬 我有報告。（往木屋去）

（裏頭的和傷腿的跟入。）

鐵 （對難民們）衣服全濕了，這兒有柴！

女 （往火上加柴）遇見你們……噢們就得救了！

（天色漸暗下來。）

（老賈，小炳和小馬同出。）

鐵 隊長怎麼了？

賈 清醒點兒，能說話了！

炳 隊長就不該跑到沒掩護的地段去！

賈 說 是 去 探 道 兒 呢 ！

馬 道 兒 全 給 雪 毀 了 ， 真 不 易 找 ！

鐵 老 賈 ，（指 難 民）他 們 說 鬼 子 兵 到 了 嶺 東 了 ！

賈 我 聽 小 馬 說 了 ……

炳 小 馬 ， 這 兒 有 土 豆 ， 你 吃 ……

鐵 …… 留 給 隊 長 的 ……

炳 隊 長 怕 再 也 不 能 吃 了 ！（給 了 小 馬 一 個）

馬（接 過 來 ， 看 着）……

賈 小 馬 ， 這 兒 不 怕 驚 擾 了 隊 長 ， 你 快 講 ， 總 隊 部 怎 麼 說 來 ？

馬 總 隊 部 得 的 報 告 ， 鬼 子 兵 這 次 是 準 備 把 整 個 牡 丹 嶺 包 圍 起 來 ， 封 鎖 住 咱 們

藏 在 這 嶺 裏 的 五 個 支 隊 ， 專 用 飛 機 毒 藥 彈 轟 的 ！

鐵 那 末 ， 咱 們 怎 麼 辦 ？ 咱 們 吃 的 沒 有 ， 子 彈 也 不 多 ！ 在 這 兒 等 死 麼 ？

馬 總隊都說了，因為下雪，鬼子的包圍還沒有成功，今晚各隊總移動！

鐵 (各人同) 好，衝！

馬 爲了避開敵人的封鎖，爲了劫奪敵人的軍火跟糧食，後天晚間去殺敦化和大橋之間的鐵路！

(紅站上。)

賈 說定什麼時候咱們出發沒有？

馬 說定了，總隊部說：祇有兩個晚間可以移動，咱們在嶺西的，今晚同時開拔！

賈 大家聽見沒有？今晚就走！

衆 好，今晚！

紅 鐵蛋兒，你去告訴那邊山坳里的弟兄們，在月亮出來之前，咱們走，天色不早了，快！

鐵 好！(下)

(小馬跟下。)

老 救救喚們，把喚們帶走呀！

買 自然，咱們不會丟下你們的，(對紅姑)紅姑，咱們隊長怎麼辦呢？他這傷……

紅 只能架着他走了！

買 那末，進去收拾收拾吧！

(三人入。)

(天色漸暗。)

老 喚們也收拾起來跟着走。

女 嫂子，你把他擡在我背上……

(婦給她縛。)

（老賈和紅姑用樹皮抬隊長上。）

長（斷續地）……別帶我……去了……

賈不，隊長，你不要緊！

長……唔……不成了……

（小炳，裏頭的，傷腿的陸續出。）

馬（上）隊長！（不應）

紅哥！二哥！（不應）

賈怎麼了？（大聲）隊——長！

長唔……（低微地）

鐵（匆匆上）隊長怎麼了？不要緊麼？

賈叫兩個弟兄抬着走……

長（較高聲）……你們……走就是了……別帶我……留，留下……

買 留下你怎麼辦？

紅 要不，我也留下，侍候他！

（衆搖頭。）

買 （招手，大家跟着離開隊長一點，輕聲。）隊長看上去……（搖頭）……

紅 （拭淚）……

衆 ………

（沉靜，火堆上的火照着各個悲哀的臉。）

老 （抬頭望）唔……今天是月半……（大家抬頭望，遠的雪山頂上透出一條

月亮邊。）

聲 （不知是誰的，也是每個人的。）怎麼辦？

（有多人陸續來。）

聲 （新來的人）該走了……（見各沉默狀，急止。）

長……走……弟兄們……別耽誤……

買 隊長……

長 唔……老買，你，這雙鞋，鞋，你脫去……穿……

買 隊——隊長！（抽咽）

（多人拭淚。）

買 隊長，我們担着你走……

長（掙扎起）不，我自己領頭走！（紅姑將要來扶他，突然又跌下。）唉……

不成……

（月亮漸升。）

（又有多人上。）

聲（方來的）月亮升上來了！

（大眾抬頭看。）

鐵 (突然一槍擊隊長) 拍! (低頭) 隊長!

(衆驚視。)

(紅姑哭。)

馬 鐵蛋兒，你?

——幕 下——

給打擊者以打擊

人：羅老虎

店小二

費福

席大光

桑原

隊長

隊副

兵士

景：在圖們江濱某城外的一個酒店裏。羅老虎——年老，神色很好，左臂用

羅 綢帶掛着——在那兒獨語。

羅 ……失敗我已經失敗七次了。媽的，這第 一 次，結果還是和前幾次一樣的失敗。跟我在一起的可都是好人呀。他們丟掉他們的性命就好像跟流水一樣。他們真是好人。老天呀！現在他們完了。小白虎完了，別的人也都完了。他們都那麼強，可是……媽的，那班鬼子，總有那麼一天……喂，小二！

店 (店小二進來)來了，您……

羅 那船主人怎樣說？

店 半點鐘以後，有個船會開到這兒來的。

羅 他答應渡我到間島去嗎？

店 講定了渡你到間島去。

羅 你不說要半點鐘以後？

店 是的，羅先生。

羅 那我在這兒還有半點鐘。還有半點鐘在自己生長的國內，以後就……（有點感慨）唉，發愁沒有意思，我還是喝一點酒罷。

店 先生，你愛喝那種酒？玫瑰，還是白干？

羅 你有一種酒叫啤酒嗎？

店 噢，啤酒，你也愛喝麼？那是……

羅 唔，前天有個閩島朋友在這兒上岸的時候，我們喝過這樣的酒。我還想喝他一喝，紀念這次遭難的朋友們。自言自語：這次的事情照理不應當失敗。但是偏他媽的又失敗了……。唔，要就失敗，要就甘心做亡國奴，這兩條路都是難過的，失敗，好，失敗吧，失敗還比當亡國奴光榮些！不是麼？

「寧可被驢蹄踢翻，不願受驢心稱贊。」

（店小二出去，轉身帶了酒瓶酒杯進來。）

店 先生，這兒就是。

羅 謝謝。（抱瓶將倒）呀？太陽牌的？俺討厭這個！

店 先生，這兒不許賣別的牌子的，自從鬼子來了之後……

羅

（店小二出去。）

羅 （斟好一杯酒，舉起杯子來。）兄弟們。你們打得真好，同志們，你們把性命丟了，但是你們的名字，將來一定是……

（店小二進來。）

店 有幾位先生要進來。羅先生，我瞧你應當迴避一下。藏東西的地窖裏是黑的，煤堆後面的煤灰箱里很空，也是很好的地方。可以……

羅 我就在這兒，喝完酒，我就下船……

店 在這兒恐怕對你會有危險，羅先生。來的人之中有一個就是那天活活地翻

死藍馬先生的大胖子費福！

羅：他不認識我。

店（向外看）也許很危險，羅先生。還有一個就是那個特務隊長桑原少尉。

羅：呵！

店：羅先生，你不聽我勸，一定要出亂子的。第三個就是清鄉大隊長席大光。

我一定得出去一下。

（退出。）

羅：呵！席大光！他媽的，那末我在本國的最後半點鐘也就不安穩了！（喝完

一杯酒，打算走了。）

（桑原少尉，席大光和所謂軍法官費福一道進來。羅老虎機警地坐下。）

費：這樣，大爺，他既是這樣說了，這就算有了口供，大爺，那就用不着麻煩，不必再審了。

席 哈哈。好極了，好極了。老費，你真是會開玩笑。

我 是，大爺，對付那些造反的狗才，就只有這樣。

桑 總而言之，現在亂事還不能算是平定。要等新隊伍開到的時候，我心裏才

快樂。

費 現在馬上開來的，是那些新隊伍？

桑 啊，從寧古塔開一個聯隊來。還有保衛團。……說起來他們還得經過這兒

。我想等我們在這兒喝完酒，他們就能夠到的。

席 真是，軍隊來得越多，越教人樂意。不過，這次的亂事總算是已經平定下

去了。讓我們坐下來樂一會兒。

桑 無論如何，我是樂意新隊伍馬上就來到的。我更高興的是他們要走這酒店

跟前經過。你們要知道，我們還沒有完全脫離危險區域。亂事雖說是平定

下去了，難保沒有叛徒漏網，那些不怕死的傢伙，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的。

席 唔，——不要緊了！讓我們尋尋開心。費大爺，你不是在昨天早晨，把最後一批反賊都推落在圍們江里了！

費 正是，大爺，那些造反的狗才。託天皇的福，我把那些反賊都當做活餃子，下在圍們江中，餵了魚了！大爺。這些造反的狗才，大爺，他們這般可惡，我把他們來餵魚，是最合適的，既省子彈，又少麻煩！我們要能夠把那個大叛徒羅老虎抓到了，大爺，那末安安分守己的人，才能夠安安穩穩的睡覺。

席 唔，那傢伙，我認識，他可真厲害呀！

桑 不是說羅老虎已經死了？

費 不，這是那些匪徒們的詭計，大爺。這是他們的陰謀詭計，大爺。他們裝假，扯謊。他假裝死了，大爺。他們發消息，說他死了。大爺，你聽我說，他暗地里在造反。死了？他們的哭是引人來上當的假哭，大爺。五十年

來不斷的陰謀詭計，到處進行，同時始終假裝說他睡在坟墓裏。（睜眼望着羅老虎）那個手掛在綉布裏的老傢伙是誰？

席 祇當他是一個老傢伙得了，管他幹麼。讓我們樂一會兒罷。小二！

（店小二進來。）

席 我還是喝啤酒。你要什麼？桑原先生，你要什麼？

費 我也是老愛啤酒的，婆子。拿三瓶啤酒，要太陽牌的呀！

（店小二拿了三瓶酒，三個杯子來，置酒即下。）

（他們移近桌子，解除皮帶，將手槍佩刀和公文放下，準備享樂一會。）

桑 費福，聽說六天之前，你在東古城子地方，抓到一大群反賊。

費 託天皇的福，大爺，是我抓到的。我抓了七個，大爺。我把他們每個剝光了身子，鞭了一頓，凍了一宵，大爺；並且把那頂老的一個，老傢伙活活地用刀割了。這是很辣的手段，大爺；但是沒有很辣的手段，我們怎樣能

夠安安穩穩睡覺，大爺。不能夠的，大爺。若是我們不由很辣的手段，大爺。那怎麼行呀！大爺，我們幸而還有王道，可以對付真理自由，那些瞎話，大爺。什麼叫真理？那口裏談着什麼「真理」的，我可以指給你看，他就是反賊。

席 唔，唔。

桑 這幾個反賊，你怎樣把他們抓到的？

費 怎樣把他們抓到的？我在街上看見他們，大爺。那些反賊誰逃得過我的眼睛！

桑 怎麼，他們手上帶着武器不成？

費 手上帶着武器？大爺，那個沒有。

桑 呃——但是你怎樣能認識他們？

費 怎樣認識他們，大爺？我看得不順眼的，我就叫人抓準，沒有錯！看着！

順眼那就是罪名，大爺。

羅（向旁邊自語）這樣冤死的人。……

費 這個老傢伙輕輕的說些什麼？

席 啊，不要理他，對我們講講你審問犯人的許多有趣的故事吧。

桑 對了，對我們講講那些有趣的故事。老費，你真是會開玩笑的趣人。你真是個善於開玩笑的專家。

費 大爺，讓咱們喝一杯。

席 好，好，再喝一杯。

（他們同飲。）

桑 呢，講那個不讓道的人——

費 噢，對了。那個造反的狗才。他看見了我走過來都不讓道兒，大爺。呢，大爺。他侮辱我，大爺，就是侮辱康德陛下。侮辱康德陛下，那就是侮辱

天皇陛下！因為我，大爺，託天皇的福，是康德陛下下的法官，大爺；所以大爺，若是一個人不向我敬禮，他就是不向康德陛下敬禮。大爺。他是一個叛徒，一個義勇軍，大爺，一個匪徒。大爺，一看他就知道他是反賊。所以，大爺，用不着審問，我就賞了他五十鞭子。你知道，大爺，他真是膽大，我說他是反賊的時候，他居然敢來向我回嘴，說不是的。

席
聽聽我那件事吧。就是上禮拜，我抓到一個反賊。可以說是當場抓來，千真萬確的。那個人綽號叫小白虎。呢，他是一個著名的反賊。呢，他有一匹馬，雪白的白馬，有名的馬，我老實告訴你們，這樣的一匹好馬，讓牠給反賊騎了，真太可惜了！

桑
（向側邊）我想老傢伙是一個反賊。當你講這故事的時候，隊長，他的臉像火一樣的紅起來。

（他們望著羅老虎，他止在看一本小書。）

席 他在看什麼？看書的人都是胸有成府的。

費 他一定是反賊，一定的。（大聲）呃呀！你，喂，你這手綁在纏帶裏的人……

羅 你是跟我講話嗎？（臉不回來）

費 正是，我要和你講話。因為我，我想跟你談談……

羅 費老先生。你……

費 啊，原來，你認識我？

羅 誰不認識你費老爺！

費 噢，那末，讓我瞧瞧你看的是什麼書？

羅 請罷，費老爺。這是老板兒子讀的課本。

費 （看着這本書）啊，呵……（翻着）

桑 老爺，怎樣？順眼麼？

我正是，大爺，（指羅老虎）他很有禮貌！大爺。（對羅老虎）來，你跟我們

談談……

桑 費大爺，我們在這兒是有事情的。聽着！軍笛響了，隊伍馬上就來了。我們最好把他交隊伍帶去，好好的審問一下。

費 是，大爺。我們喝完了酒就帶他去。

桑 好罷，隊伍來了。（聽）怎麼了？軍樂吹得不合拍似的。這些隊伍碰着鬼了。

席 我們喝完了酒就走吧。

羅 費大爺，願不願意我敬你一杯？

費 你喝的什麼酒？

羅 啤酒，太陽牌的啤酒。

費 一個喝「太陽啤酒」的人，大爺，總還有點道理的，難道反賊會喝「太陽啤

酒……不會的，大爺，他們喝的應該是「伏特伽」！

桑 怪了，今天的軍樂怎麼了？好像越吹越不對勁兒似的！

席 讓我來瞧瞧。（來到窗前）

（羅老虎連忙轉過臉去，可是已經被席大光看見。）

席 反賊！幫我，你們兩位。有三千塊錢的賞格在這兒了。

費 什麼回事！

席 桑原先生！這就是羅老虎，他！

桑 （對着羅老虎）好，你這個畜生。隊伍就來了！今天你可算完了！

（席大光過去拿他的手槍，對着羅老虎。）

羅 （對着席大光。）你別看錯了，我不是羅老虎，這位既是桑原先生，

我倒有個緊急消息，向桑原先生報告！

席 胡說，我認識你是羅老虎！

費 你不是羅老虎是誰？

羅 我是桑原少尉手下的特務隊隊員手下別動隊。

席 別聽他說，他在扯謊！

羅 在義勇軍面前我倒很能扯扯謊的！在諸位面前……

桑 你有符號麼？

羅 要特務隊隊員才有符號，像我是特務隊派我去探聽義勇軍的消息的，那兒可以帶着符號在身上！（對着桑原）桑原先生，隊伍，那，那不是你們的隊伍。你們的隊伍早在老松嶺地方給義勇軍打垮了。那軍號是義勇軍的。

三個人（同聲）怎麼！我們都完了！（席大光放下槍）

羅 完了，大家都完了！

費 你呢？

羅 我，不要緊，我給義勇軍抓去了，我會扯謊，我說我也是義勇軍軍。(指受傷的手)我這手……

桑 我還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呢！

費 啊，大爺！可憐我，我還夠不上死的資格。

羅 費大爺！……

席 啊，你，你救救我，我送你一匹雪白的白馬，這是小白馬的名馬，真好，

我一定送給你……

羅 席隊長太慷慨了。

三個人 啊，你快救救我們，我們一定重地謝你。啊，把我們藏起來，要是落在義勇軍手上，我們死都不能全尸了！

羅 好罷，你們趕快把身上的制服脫掉，向那煤坑裏鑽進去罷。那邊煤堆後面的煤坑蠻空的。

費 我這大肚子是鑽不了的。

羅 得了，你還是進去的好。快脫掉衣服，一會兒好逃走！

（三個脫掉外面的制服，往煤坑去。）

桑 裏面容不了我們三個，老費，你最好在外面。席大光，你且站在旁邊。我先進去。

席 啊，老天爺，我來得及嗎？

（軍號的聲音聽得更清。）

費 唉！我到頭髮花白的年紀，反而被我的肚子害了我的命。啊，你這毫無人道的席大光。幫我一幫呀！啊，幫我一下。我擠扁了也得進去，呵，（對羅老虎先生）幫我一把。快點，發善心的先生。呵，我氣也回不過來。

（羅老虎幫他弄到小門後面的煤坑裏去。）

（苦惱的聲音從小門裏面透出來：喂，我們的腿露出來沒有？外面瞧不見

我們了吧！)

(軍號在外面響着。羅老虎把他們的衣服軍器等收在一堆，藏起來，然後走到窗子口。)

羅 喂，這兒。老總！

聲音 (在外面) 你幹麼？

羅 帶一排弟兄進來。有幾個匪徒藏在這兒。

(隊伍把槍放下，停住。隊長帶了一排人進來。)

隊長 喂，大爺，匪徒在那兒？

羅 大爺，我是負了命令來的。我跟着幾個反賊一直追到這兒。五分鐘之前，我們在這桌子上喝酒的。現在他們躲進痰坑裏去了。下手罷。

兵士 (跑向小門去) 這裏有一條腿。對了，他們在這兒。趕快把他們拉出來，

弟兄們。我們來給他們「自由」！我們送他們下圖們江去！(那三個漢人被

拉了出來，眼淚光動，滿身是煤灰。）

（當他們擦眼睛上的煤灰的時候，羅老虎正指着他們。）

這些窮鬼極惡的匪徒好好地看守起來，隊長。他們可以值得兩三萬塊錢的賞格的，他們多是首領！

三個煤灰裏出來的人（從被煤灰罩着的模糊的眼睛裏還能認識制服，辨得出這是什麼軍隊。）隊長，不能抓我們。我們都是康德皇帝陛下的軍官。那個人倒是一個反賊。隊長，那就是羅老虎。我們多是軍官。

一個兵 想不到竟有這樣漂亮的軍官。

三個人 放了我們，你放不放！隊長！你該倒霉了！你會去掉了你自己的性命！

隊長 媽的！放屁！（去打桑原，桑原反抗，隊長一鎗把他打死了。）

兩個人 聽我們說，隊長。

一個兵 胡鬧！不准瞎說。你們願意早點死麼？

席 精糕！隊長，你要倒臺的——

費 若是在滿洲國有公理的話——

一個兵 在滿洲國就沒有公理。

費 但是，大爺，還有法律。你們逃不了法律。

隊長 再說話，馬上斃你的！

隊副（拿來兩塊煤）把他們的嘴給塞起來——（塞進兩人的嘴去，像老虎一爪子

撲猴臉一樣。）

羅 你把他們的手綁緊，大爺。他們都是亡命之徒。

隊副 他們的手出不了花樣。

隊長（對羅老虎）好罷，大爺。

羅（在桌上寫一張條子）啊，帶他們到司令部去——這個條子可以說明一

切——

隊長 大爺，我想你也會來的。

羅 我一會兒就跟來。我在此地還得搜查搜查他們的反動文件。

隊長 好，大爺，我們先走了。弟兄們，（叫口令）向前看。開快步走。

羅 喝杯酒走罷，隊長？

隊長 多謝了。

兩個人（含糊地）隊長，你這樣做要送掉你的性命的！

隊長 我知道有兩個人的性命要送掉的。我命令你們，開快步向前走。（他對

羅老虎點頭作別）等一會兒在司令部再見。

羅 在司令部再見。也許我在半路還趕得上你們。

隊長 唱「王道樂土，新天地」的歌！弟兄們，腳步快點。（退出，隊伍也跟着

過去。）

（靜一會，羅老虎在窗子口望着他們唱着「王道樂土，新天地」的歌遠去。）
 羅好，火也熄了，客也去了。祇要付賬就完事。（他把錢袋裏的錢倒在桌上。）

（店小二進來。）

店 羅先生，你賒壞我了！盤等在下面。

羅 現在告別了。

店 我也不能再在這兒開這小酒店了，他們一定要來找我的！

羅 你跟我一道去，我們再來的時候，不會這的！好，我們走吧！

——幕——

——本編根據John Massfield的「The Swag of Ninety-Fight」改編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再版

每册實價三角

作者 尤兢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發行者

漢口交通路生成里六三號
廣州暨運四路三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1312



出版
種類
號



S. 30

何春發書局
中華民國卅七年七月七號

售 經